

北京古籍叢書

畿輔人物志

(清) 孫承澤
李洪波點校著



北京出版集團公司
北京出版社

畿輔人物志

北京古籍叢書

(清) 孫承澤著
李洪波點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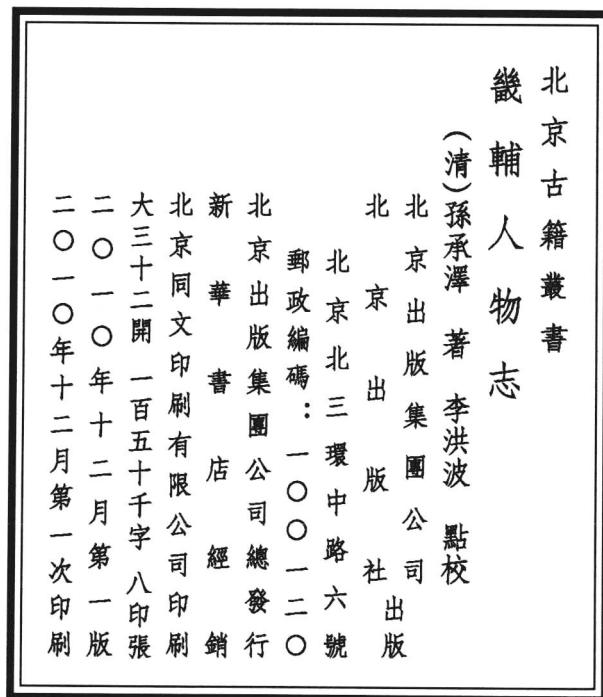
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畿輔人物志 / (清) 孫承澤著 ; 李洪波點校. — 北京 : 北京出版社, 2010.8
(北京古籍叢書)
ISBN 978 - 7 - 200 - 08364 - 4

I. ①畿… II. ①孫… ②李… III. ①歷史人物—列傳—北京市—明代 IV. ①K820.8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0)第 173417 號



ISBN 978 - 7 - 200 - 08364 - 4

K · 854 定價: 28.00 圓

質量監督電話: 010 - 58572393

出版前言

李洪波

《畿輔人物志》一書是記載明代畿輔地區（以北京地區為中心包括今河北、天津一帶）人物事跡的著作。撰者為明清之際學者孫承澤。

孫承澤（1593—1676），字耳北，一作耳伯，號北海，又號退谷。原籍山東益都，世隸上林苑（地屬今北京大興區）籍。明崇禎四年進士，官至刑科給事中。甲申之變，孫承澤先自縊，後墮井，幾次欲自殺殉國，皆為人所救阻，以為天意，遂止。大順政權建立，孫承澤曾為四川防禦使。入清，為吏科給事中，後又歷任太常寺卿、大理寺卿、吏部左侍郎、兵部右侍郎、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職。晚年閑居，專心著述，尤傾力於史籍編纂與書畫賞鑒，有《春明夢餘錄》、《天府廣記》、《元朝典故編年考》、《庚子銷夏記》等撰述數十種。康熙十五年卒，年八十五。

《畿輔人物志》是孫承澤有鑑於「世代變遷，志銘殘缺，其人既往，實行漸湮，桑梓至有昧其姓名，傳聞多有失真」的情況，將明代畿輔地區的名人事蹟纂為一編，以表彰先賢，

啓迪後人。是其計劃編纂的《四朝人物志》的一部分。全書二十卷，所載畿輔先賢共二百二十八人，大致以時間爲序，始於洪武，迄於崇禎，特詳於禦璫抗節之士，頗寓褒貶之意。雖然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對孫氏的這部書頗有微詞，認爲「如李東陽之類，究涉假借，不出地志之積習。又如成基命無所瑕疵，亦實無所樹立，承澤以其子克鞏方官大學士，而盛相推重。則亦非盡信史矣」。但孫承澤學識淵博，閱歷豐富，平素對於畿輔鄉賢逸事多有留意。從本書資料來源看，或採自碑傳，或得自親聞，大多翔實準確，客觀公允，能補正史之遺闕，亦能糾傳聞之失真，對於研究明清之際歷史尤其是北京歷史有着較高的史料價值。

本次整理《畿輔人物志》，以清順治刻本爲底本點校，然此本有訛脫，比如史可法、呂邦耀、張國銳、吳惟英諸人皆有目無文，可能正文在刻印時已佚。在點校整理過程中，我們參考了《明史》、《國朝獻徵錄》等史書的相關內容。顯係底本錯誤者逕改，不能確定者酌加校語。書中避諱之字逕改，爲方便讀者，異體字也多直接加以改正。《畿輔人物志》中有許多「虜」、「賊」等字樣，多經後人剜削，能查出原文者補出，無從查考者以「□」標出。

由於點校者的水平所限，書中錯誤之處不可避免，還望方家指正。

二〇一〇年八月

梁清標序

畿內爲首善之區，王化所自出。生其間者多奇傑俊偉之彥，蔚爲國禎，藹藹濟濟，鷺翔虎變。一曰地靈，豈非教澤積累，涵泳之久有以致之哉！余友退谷翁于書無所不窺，罷政家居，日手一編，上下千古。而慨然于畿內人物之盛，懼其久而漫漶無徵也，于是輯爲志略，自洪、永以訖啓、禎，三百年間名臣將相，文章事功，粲然可考。最著者如李文正、成文穆之相業，王忠毅、王襄敏之武功，岳文肅之氣節，王忠肅之勳名，趙忠毅之忼直，孫相國、李司馬之壯略，先少保之忠勤，楊忠愍之節烈，曹文忠、鹿太常、范相國輩之殉國，宋文恪、石文介之文學，奕奕乎瑰瑋卓絕，照映今古。細而及於才人墨子，好修獨行之士，幽光潛德，靡不表而出之，猗與盛哉！蓋燕趙古稱多慷慨節俠，其人之彊幹果毅，可以濟緩急、任大事，所由宣猷樹伐、冠絕四方有以也。余因讀之而喟然嘆焉！自史失其職而掌故之放佚者多矣，間有作者，非鄙固淆雜，則輒以愛憎爲褒貶，是非紕繆，厚誣古人，將何所徵信歟！退谷翁愀然有憂之，而位不列史官，無從紬金匱石室之藏以補其闕，而正其譌，乃以其夙所嚮慕而郁鬱積于中者，特首著之畿內，以待他日有史遷其人者出，網羅放失，勒爲一代之書，斯亦庶幾《世本》之類乎！

吾于是識翁之用意勤矣。嗚呼！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，人才之生，或淹抑不用，身老巖穴；即用矣，直道莫容，時勢多迂，君臣之交不固，讒邪之口日興，以致功立而謗生，事集而中敗者，往往有之，伏節蒙難之儔無論矣。弘、正以前，號稱平治，顧以岳文肅之受知特達，卒爲讒構，不究其用；襄敏勳庸赫然，爲國虎臣，而屢用屢躡，功名不終。又况君子道消，奄寺竊柄，羣小啓釁，禍中清流之日乎！如孫、趙、范、李諸君子，砥狂瀾于既倒，冀一木之能支，俱卒爲宵人所困也必矣！余每覽廢興之由，未嘗不掩卷而歎歎也。雖然，成敗利鈍，蓋有數焉，要不可謂當世之無其人也。然則退谷翁之爲此，不獨闡揚前哲，抑誠有慨于當世治亂之際微矣！昔歐陽公作《五代史》，敘次謀臣戰將，風神如畫。迺鹿門猶謂其處五代之亂，文字缺畧，又人物猥鄙不足揚榷，爲公惜。今畿內人物淵藪，聲光爛然，而退谷翁具良史才，少壯登朝，猶及見老成舊德，聆其微言緒論，又所交遊多賢豪長者，得以廣諮博稽，閱歷久而睹記真，乃能吮毫奮筆，以成此書，後之覽者，不知視歐陽公所作爲何如也！余不敏，竊嘆鄉里人才之盛，而又有感于翁之志也，輒爲論著之若此。

順治己亥夏日同里年家友弟梁清標謹序

王崇簡序

《畿輔人物志》，北海先生之所論著也。先生自予告歸第，閉門養重，擁萬卷書，搜討古今。予時一遇之，深堂蘿徑之中，几榻蕭然，圖書在列，未嘗不相對忘反。復營退谷于西山，當松粒春新，柿林霜老，先生携笈其間，輒經時月，數年如一日也。撰述既多，以斯志屬予序之。予既得卒業而嘆曰：「此非先生閒居自適之作乎？抑何義正而例嚴也！」止於畿輔，以其近而易稽；斷自明初，不事久遠而不可考，其有書有不書，不以所不知而失實也。昔龍門著《史記》所稱「嘗過某處見長老」云云，或稱「予于某善，故得聞之」、「予于某之子之孫善」之類，皆據其實而書之以傳信。昔者先生出宰大邑，人爲諫官，留心人物，諮詢中外之間，其公卿大夫賢否是非之實，與夫前哲流風遺事之在人耳目者，皆日屬月累而識之。今復博綜前人所載，以及章奏誌表諸文，或得諸後昆遺裔之所傳說，詳論約取。俾其人瑕瑜不相掩，雖貴顯而無稱不以錄，有一言一行之可傳，即山澤布衣之倫，汲汲焉採之而不遺。嗚呼！時代遷流，昔之人得喪毀譽久而不傳，或傳譌，易世之後，浸已零落，有不能知其姓名者，况乎是非之隱、邪正之微乎！記事之書蓋可少乎哉！先生之勤勤斯志，亦懼其久而失實，湮沒而不可復求也。其于甲

申之變，寇逼城下，守禦之策，百僚不得與聞，獨二三閩人恫喝要挾，遂致君崩國喪，此先生之所見而知之，尤不能已于欷歔太息而三致意者焉！予以爲斯志也，非惟可以藏之名山大壑之間，方當聖天子博覽典故，嘉意前世，擇立一代之史，旁羅遺乘，取其因人而可以知其事，因事而可以論其世，聞見真而鑒誠正者，莫善于此矣！以之備纂述成全史，所益固不大哉！豈獨爲先生閒居論著以自適之書歟！

時順治己亥孟夏都人王崇簡撰

成克輩序

先文穆在史館二十年，金匱石室之秘無所不紬覽，當修《光廟實錄》成，志欲有所推廣，嘗顧余而命曰：「汝不長貧賤，無忘我所欲論著矣！」已而奉籍遺教，步武史館，自以爲太史公之志當不至終廢。值方今海內初定，天子宵衣，人臣奉職，夙夜在公，欲於思之暇，網羅舊聞，未易得也。噫！此志未逮，即謂之重綸扉而遺庭訓，夫復何辭！今讀退谷孫公所著《畿輔人物志》，不覺嘆祖生之先鞭也。夫畿輔首善地，天府之國，黃帝舊都，東至海，西至於太行，南襟河濟，北枕居庸，形勝甲天下，而生其間者，往往多駿偉非常之人，豈直夷、齊百世師，廉、藺千載有生氣云爾哉！自永樂中，佐命諸臣若忠武、忠烈輩，感奮風雲，固已不煩贅述矣！嗣是累朝休養，代有名哲：顧命則李文正，將相則孫高陽，武功則王靖遠、王威寧、李襄毅，銓衡則王忠肅、趙忠毅，直諫則岳文肅、楊忠愍，操行則耿清惠、軒總憲、朱恭簡，殉節則侯司寇、茅副憲、范閥學、朱中丞、孟侍郎父子、申太僕、金、成兩職方、吳長安，奉使則楊興濟，吏治則王蘇州、何武涉，其餘文章事功，班班可考者不勝指數。詩稱「思皇多士，生此王國」，此之謂歟！孫公綴而論次之，上自開國，迄於啓、禎，得一百二十人，人自爲傳，共二十卷。

先文穆行蹟載其中。其序事也覈，其是非也正，其垂鑒也遠，洵乎古良史哉！蓋自公居諫垣，留心當世之故，凡累朝《實錄》罔不徵，六曹奏章罔不輯，功臣世家、賢大夫之業罔不旁蒐而博采，以是能奮筆以有成也。是書成，殆與畿輔並雄矣！然畿輔爲海內所朝宗，而是書亦非一隅之文献也。國家大事，無過數端，殉節若壬午、若甲申，瑞禍若振、若瑾、若忠賢，車駕若北狩、若南巡，國是若建儲、若禦邊、若門戶，其散見諸傳者幾幾備矣，後有作者能勿以是爲著鑑哉！雖然，公嘗語余曰：「自屬草以來，歷七寒暑而始竟。」則欲因是書而更爲推廣，以仰承先文穆之志，抑未知何日矣！是不能不掩卷而長太息也！

順治己亥秋七月大名成克鞏撰

魏裔介序

《畿輔人物志》者，退谷孫先生之所著也。先生今既急流勇退，侶樵牧而癖煙霞矣，猶然惓惓不忘著書何居。嗚呼！於此見先生之志也。嘗聞古之君子，得時則尊主庇民，功業蔽於天壤，不得志亦必著書名山，以嘉惠后學。若夫灰心槁形，自命曠達，有道者弗居焉。先生生長京師，幼習宗廟百官之美富，炙彼都人士之光儀，而又仕宦省闈，與海內賢人君子有椒蘭之契，其出處顯晦，多所閱歷。若其玄黃水火黨錮鉤鉅之禍，又嘗痛心疾首於鉛槧覩記之間。故以《四朝人物》志天下之人才，而復以《畿輔》志燕趙之人才。揚其善而不及其惡，舉其大而不綴其細，無微可稱者雖宰執不錄，有節可紀者雖匹夫不遺，茲何心哉！夫論天下古今之事者在乎識，識正斯義正，義正則是非取捨無不正，無愛憎之偏頗，無賢愚之顛倒，無事蹟之損益，無遠近之棄忽，此皆於義乎取之也。先生既以嚴氣正性自治其身，其於人物之進退一以是折衷之，凡所表揚褒著，皆忠孝大節，經術文學，非是義也不列。修姱人才，若此可謂渢渢乎盛哉！余嘗讀司馬遷《史記》，至西山作歌、燕市擊築、樂毅報書、虞卿棄印，諸如此類，未嘗不掩卷而泣。乃知古稱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，本其天性所近，地居東北，爲陰陽風雨之會，左滄海而右太

行，山川激宕，化爲人物者代有英靈，不可銷歇。今觀志中所載碩彥奇士，比肩接踵，亦何負於古人也！後之讀是書者，典型未遠，景行不怠，即其義以測先生之志，其亦可以翼史而資經矣！若夫畿輔一代之人物，即係明室一代之盛衰，諸君子序之，退谷先生自序之詳矣，余何庸復贅。

順治己亥嘉平月柏鄉魏裔介頓首題於燕邸之素心齋

孫承澤自序

嘗見古今載籍，遠如汝南先賢諸傳，近如吳中往哲諸紀，皆以表其鄉之人物，孜孜揚扢，惟恐不備，非直爲邦國侈盛美也。蓋賢士大夫，國之元氣，鄉之坊表也，或潛或見，皆自敬其身，不敢爲鄉里戮，而鄉之人觀感興起，相即於善，於是朝多正人，里多君子，實嘉賴之。傳曰：「鄉先生歿而可祀於社，正其人也。」今夫燕趙之區，是爲兩輔，其地山高土厚，滹沱、桑乾匯於渤海，其氣又自石晉後，勃鬱垂四百餘年，明鼎北遷，風氣大闡，名賢蔚起。或生自土著，或徙自他方，代不乏人。惟是世代變遷，志銘殘缺，其人既往，實行漸湮，桑梓至有昧其姓名，傳聞多有失真者，則後生何仰焉。姑舉一二事，如大司農梁端肅真才真品，立正、嘉兩朝，著有偉績，李西涯稱其文章，崔後渠贊其經濟。然公生於近郊而人多不知，及讀徐宗伯《識余錄》始知爲大城人，亟行諮詢，僅得梗概，所著文集、奏議，業不復存。霸州王繼津大司馬，英毅卓犖，一代偉人。初爲部郎，與楊忠愍結姻於患難之時，聶司馬講良知之學、冒大儒之名者阿附賊嵩，殺忠愍，王公以屬官面斥之。累官至大司馬，卒忤時相、大璫以去。此在古人中亦不多見，今求其麗牲片石，久已亡矣。又，向年坐固安楊都尉齋，出其縣蘇中丞所著《益智

錄》數百卷，錯綜宏博，爲有用之書，並言其宦跡卓然，至今書帙灰燼，姓名亦復惘然。諸如此者，不知凡幾矣。又如方文端少以清雅著譽，及在揆席，知略不足而誠慤有餘，攻之者比之如沈四明，非其質矣。至「紅丸」一案，當時不究誤藥之崔文昇，而但究紅丸；又不究李可灼何由上聞，而但究不嘗藥爲弑君，此諸君子之過也，故韓蒲州出疏爭之。倪鴻寶先生曰：「孫慎行，君子也，韓爌尚不附會之。」蓋深許蒲州之言爲然也。乃黃宗伯著《野紀驟搜》，謂方以進紅丸之故斃於轟雷，何其誣也。又如李淮撫修吾，天生正骨，倜儻非常，以部郎疏糾時宰，在淮力陳稅璫之禍，措一方於衽席，扶正抑邪，功在世道。當群小攢攻之日，顧涇陽先生獨昌言扶翼之，所謂「君子哉若人」也。乃南方有記近事者，謂其以建逆祠遣戍，不知建祠遣戍者同名之孝陵衛指揮，而乃指之爲公，何其誣也。諸如此者又不知凡幾矣。余山居無事，好讀史書，擬以平昔所聞、所見前人事略，輯爲《四朝人物志》一書，以消永晝，而《畿輔人物志》先成，雖聞見有限，搜羅未廣，然生平企慕大端在此矣。集中隱疵德而著嫩行，以身在林泉，董狐非其事也。所錄嚴四朝而寬畿輔，是父母之邦也，道宜然也。至於急行誼而緩功伐，詳幽潛而略通顯，則區區僻見，未盡泯也。然因是有感焉，當有明初襍，諸君子乘運遇主，隨在自見，進退雍容，身名俱泰，何其幸也！迨其晚季，值一二柄臣襲亡漢，弱宋之黨論以惑主聽，萬曆而後，畿輔多正人君子，卒無有安其身以行志者。或困死謫戍，或終老罷閑，

或憂讒畏譏，一籌莫展，馴至束手殉義，亦可哀矣！然北闡開科，首得王忠肅，爲當代名臣之冠。至運衰氣竭，爰有偉人，吳橋相國仗節於北，宛平司馬畢志於南，以結三百年養士之局，其人俱生畿輔間，孰謂此書僅同汝南先賢諸編而已乎！

順治戊戌二月退谷孫承澤書於谷中之烟霞窟

畿輔人物志目錄

梁清標序	(一)
王崇簡序	(二)
成克鞏序	(三)
魏裔介序	(四)
孙承澤自序	(五)
第一卷	
董學士倫	(一)
宋文恪訥	(二)
崔宗伯亮	(三)
秦侍讀裕伯	(四)
第二卷	
劉侍郎敏	(九)
開司寇濟	(一〇)